圆桌讨论：中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分歧能和解吗？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1-19[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5737&idx=1&sn=e4faed2b2b51a6b9e6c57f635f24e522&chksm=8bb06fc8bcc7e6ded851d962ff47e08635555801f8e456bc02a90ab08200de114bd50f0d2bec&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7)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张老师在演讲当中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外学者谈民主”这样一个高端对话，会很多具体的内容，这个对话会的内容放到网络上之后，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说，“现在就很同情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但是其实我们反观，大家对西方民主这么一个概念的认知和态度，这几年还是发生很大变化的，张老师看到这个变化了。

**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的**

**认知态度发生了质变**

张维为：是，我们是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告诉你一个细节。2014年我在上海做了一个演讲，然后“观视频”把它拍成一个视频，就放到网上去了，就叫《中国人你要自信》，大概是数亿点击量的，但当时在最后一刻，观视频不敢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是“三无产品”，没有署名的，就放上去了，就怕人家“拍砖”，后来总体上是积极的，看视频为主的年轻一代，大部分都支持我们的声音。当天它就七八千个跟帖，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变了。

现在更是这样的，现在之所以我跟BBC、CNN记者我敢说，（美国）“民主峰会”将是中国互联网一代巨大的快乐的来源，就是我知道我们网民的心态，他们真的不是平视，有点俯视了，说你这个好玩，我可以调侃你。美国大使馆，过去的时候，他发一条微博就是个舆情事件。最近他发一个“臭氧指数”，马上被我们的网民给调侃，说是建议中国大使馆驻美使馆，发一个“美国枪伤指数”，每天发一次。建议美国大使是不是谈一谈，“日本的核废水比新疆的棉花更加安全”等等，所以网民的智慧非常丰富，背后就是一种自信和心胜。

范勇鹏：对，是的，我感觉很明显，作为教师在这个学术圈里边，你像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包括咱们《这就是中国》聊的很多话题，你放到五年前、十年前，可能都是没法聊的，可能社会上会觉得怎么能谈这样的问题，对吧？大家还是习惯性地认为，比如美国、西方它定的那样一套标准才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能够更自由地来谈这些话题，社会上很多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整个世界、整个中国都已经变了。

主持人何婕：对。所以说到“西方民主”这个概念，以往大家还真的以为是这么回事，现在知道你评判它有很多维度，比如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民主的效果”，这个民主的效果怎么样，这些年大家可能看得越来越清楚。

**从 “民主的效果”**

**看西方民主：**

**不接地气只会越搞越糟**

张维为：特别这次疫情防控，我一直用这个，我叫做“人均安全感”，“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比例，中国都是美国的几百倍、上千倍，其它西方国家也是的。去年6月份，“芒克辩论”我对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西·加顿艾什教授说：“此时此刻你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感是英国的一百倍”，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带来中国人民的一种心胜。

主持人何婕：对。你看乐玉成副部长在对话会上他也说，民主它应该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它是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它是一个接地气的东西，我们在观察西方民主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维度就把它看得比较清楚。

范勇鹏：对，其实从更深层来讲，实际上还是西方的整个这套价值话语，它本身的虚假性决定的。咱们过去很流行的一句话说：“你可以在某一时间欺骗所有人，或者说你可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实际上你看看西方的包括民主、自由、人权这样一套话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很短的时间里边，蒙蔽了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吧，那么谎言最终是要揭穿的，形势比人强，各方面的事实现在都对它提出反证，在这个时候我们跳出这套传统话语来做新的思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张维为：乐玉成讲的“民主要有烟火气”，他就是我们讲的，我把中国的民主模式称为“民本主义的民主模式”，我把美国民主模式称为“资本为主的民主模式”，这两者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特别在政治领域，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叫“民本主义”，这个改善不光是经济方面、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非物质方面，这个现在越来越强烈了，这个模式应该说是完胜西方资本模式。克林顿它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英文叫做“Stupid！It's economy！”。就是他当时给参加竞选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建言，就是说“真蠢啊，问题出在经济上”。他们也知道最终是要民生的改善，你才能获得选票。但讲了这个也没有用，因为它是短期思维，所谓经济改善你一定要长期的对不对？你没有长期的承诺的话，光是短期的许诺，结果就是越搞越糟。

主持人何婕：对。您刚刚也说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中，民主就是它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所以不管是美国的“民主峰会”也好，还是我们通过其它角度去观察西方民主也好，都发现他们把它工具化了。所以再往回去追溯，他们什么时候突然发现，“民主”可以当个工具来用？

**西方国家是如何将**

**“民主”逐步工具化的？**

范勇鹏：其实说到“民主”这个词，我们还是比较宽容的。你们叫“西方民主”，叫“自由民主”，我们是“中国式的民主”。但其实如果拿原始定义来讲，西方今天这一套肯定不是民主，“民主”这个词大概有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最早的古典民主，就像古希腊、雅典城邦这样一些很小的小城邦，民主其实就两个定义，第一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参政，第二是多数决定，那么51个人就可以压倒49个人，很简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数学原则，就是一道小学数学题，但是这里边就是它有很多猫腻，比如说人，谁算人？比如在雅典，好几十万人口的城邦，可能只有那么几万人，它算人。到了中世纪末期，像威尼斯、佛罗伦萨这样的共和国，号称是欧洲历史上很经典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你有参政资格的人大概就百分之一点多、二点多这样，一直到了美国立宪，都是很小一部分人能参政。但是它像古希腊、像中世纪的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它把自己叫做“民主国家”，但是这种“民主国家”其实在历史经验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好下场，最后都是亡于内乱，亡于派斗，最后就崩溃了，或者被别人吞并了。然后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边，哲学家们都认为，“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所以你看美国立宪的时候，在这个立宪大会上讨论的，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建一个民主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里边没有一个词是提到民主的，实际上在当时辩论的过程中，那些政治精英想的都是什么，怎么去避免民主，怎么去制约民主。所以我之前也讲过，像美国这样的宪法制度，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自由制度，它不是一个民主制度，而自由制度就是为了保障那些有财产的人掌握政治权力。后来到什么时候这个民主的含义变了？就是从19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欧洲的工人开始觉得很不爽，你资本家掌握国家、政权、法律、军队、媒体，所有都在你手里，所以这些工人开始搞社会主义运动，包括后来马克思这些人就涌现出来，提出了新的民主观。所以“现代民主”严格来讲，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所打出的一个旗帜。但是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它对欧洲那种不管是王权国家还是自由的资本国家威胁非常大，所以当时那些政治精英就想，我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打不过的时候，我加入它。所以有一系列的思想家，包括像约瑟夫·熊彼特，奥地利的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后来美国的乔万尼·萨托利这些人，他们就做了一个概念的游戏，我是资本主义，你是社会主义，你追求的是社会主义和民主，那么我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给分开来，把民主也能按到我头上。它采取的这个具体方式就是说，把民主里边的这个价值含量给它去掉，不再讲平等了，不再讲工人的权利，把它变成今天西方，甚至我们很多人有时候用的这个定义，就是多党制、议会，自由竞争、选举这样一套制度，变成一套程序，他其实完全是拿一套程序来代替了民主的实质。那么这套东西，实际上也没有特别成功，一直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人还不敢讲自己是民主国家。大家回忆一下，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国名里边带“民主”两个字的都是哪些国家？比如东西德，西边叫的联邦德国，东边叫民主德国，就是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冷战里边的获胜，它获得了一种自信，它开始说你看“民主”这个东西我也可以拿来用了，而且可以拿来去包打天下，到处去颠覆别人的政权，所以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民主”这个词被扭曲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把“民主”这个词回归它的本意，这是一个层次。另外就是其实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接近民主的这种价值观，但是我们可能更多强调的，张老师讲到“民本”，我们这个“民本”更强调的它是一个结果，是一个实质，所以中国古人不太经常会讨论这种“by the people”（民治）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人民怎么来治理，它是由人民，比如由皇帝，或者由一个官僚阶层来治理国家，结果要对人民有利，你如果对我无利，我可以反抗，那么到了现代，我们新中国，我们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传统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人民民主。

主持人何婕：好，其实您看刚才范老师说的，民主从来都不是资产阶级他们的固有的一样东西，某种过程当中，他们是把它给借来，甚至是“偷”过来用了，把它的价值内核去掉，把这个壳给留下来。

张维为：我就补充一点，讨论西方民主有三个国家一定要提，一个古希腊，西方民主的发源地，一个英国，议会民主的发源地，一个美国，每天向全世界推销民主，我叫“三点成一线”，你看这三个国家今天的状况：希腊是破产，英国是选出了这么差的一个人首相约翰逊，疫情的失控，英国“脱欧”，还有美国（之前选出的）是特朗普，包括这次“民主峰会”的失败等等，一路走衰，就这么一个大的格局，你看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何婕：但您看像西方，“巧用”民主这个概念，它其实欺骗了其它国家，也欺骗了自己。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民主的实质，是不是？也被那个程序民主，一套它外在的外壳给忽悠了。

张维为：现在中西方对话中，我们要经常点出这一点，就是你这个民主最多就是“程序民主”，不是“实质民主”，实质民主一定要体现在良好的国家治理上，所以我就一直讲，我们要进行一个范式的变化，由所谓“民主到专制”变成“良政和劣政”，良政就是实质民主。

主持人何婕：对，而且这个实质民主的核心就是您刚刚说的“民本”。这个民主最后能不能为人民带来幸福，为人民带来美好生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您刚才也说了程序问题，西方民主经常强调程序。它们那么强调程序，它们的程序真的就无懈可击吗？

西方强调的“程序正义”真的无懈可击吗？

张维为：因为跟西方学者有很多这样的探讨，我说如果你照着程序，那我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它的做法都符合它自己国家的程序，我说这个就没有多少意义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比较质量。

范勇鹏：程序肯定是有必要的，所有的国家政治生活都要有程序。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很好，叫“法久弊生”，这个程序它是现有的利益格局、力量关系所形成的一个结晶，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稳定地运行。但是问题是，它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程序是一定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咱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程序固定下来之后，总会有一部分人擅长用这个程序，有一部分人不擅长用这个程序。所以在程序发展的过程中，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强者、富者，有资源的人，他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程序，最后程序慢慢地就向这种有钱人、有权势的人来倾斜。

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国家，它需要有一种代表普遍正义的政治力量，它对这个程序不断地进行修正。我们为什么总讲改革，我们中国制度里边，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你看一看美国它的制度从1787年立宪到今天，还是把那张羊皮纸供在这儿，实际上说白了是为了保障谁的权利呢？最高法院里边坐的那九个法官，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民主程序来选择，掌握着解释这个程序，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利。说白了，就是他可以替他背后的那些资本来做出有利于统治阶层的决策。我们的制度，比如像中国共产党，它有这样一种群众路线，有“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宗旨，这个程序有问题的时候，我要修改，包括我们六中全会的决议，包括我们每次的“五年规划”，它根据我的目标来进行各方面的调整和改革，这就是抽象的程序正义和我们这种在实践中这种辩证的程序正义之间的区别。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中国人讲究“道”，政治之道，这个一定要正确，这个是管“术”的。我们“术”就是形式，就是程序，所以需要改程序，需要改“术”的时候，实际上是“道”来决定的。所以我跟西方学者说你这个基因缺陷之一就是认为程序是万能的。程序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就变得非常之愚蠢了。

范勇鹏：对，程序这种东西一旦成为一种教条，它最后会闭目塞听，我不看结果怎么样，我就是坚守这个东西。

主持人何婕：对。美式民主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程序僵化。它这个僵化，一方面恐怕自我改革难度很大，还有一方面，如果这个程序一旦改掉的话，那直接动的就是利益根本。

所以我们在说西方民主、美国民主的时候，不光是看民主，其实真的是透过（西方）民主，以及他们对民主的这种所谓的“运用”，我们要看透它整个社会结构很多方面的本质性的东西，那现场的观众应该也带着问题，我们开启对话，看看哪位朋友有提问？来，欢迎你。

**中国正面硬“刚”**

**美国的民主霸权**

**意义何在？**

李金鑫：三位老师好。我叫李金鑫，是来自上海市华东政法大学的一名学生。纵观近些年来，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关于阐释人民民主的文件和实践举措，我们在民间也有很多中外学者的民主的学术大讨论，我们应对美国的这样的民主霸权，从原来的避而不谈，到现在的正面硬“刚”，这样的举措和态度的转变当中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老师。

主持人何婕：嗯，请坐

张维为：过去因为我们有相当一大批人不自信，背后是西方话语的数十年的洗脑。应该说十八大以来，随着我们客观地进行比较，大家整个自信心开始明显地回升，另外就是年轻一代起来了，90后、95后，甚至00后，这一代人非常自信，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代，他们可能比他们的父辈更了解外部情况，一部智能手机全都知道了。这就开始整个的觉醒。觉醒之后就发觉我们做得不错，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民主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这节目也做出些贡献。我们就是直接是讲中国民主比西方民主好在什么地方，美国错在什么地方，而且关键是我们讲这些观点，全部被证明了。

主持人何婕：对很多问题的观察和看清楚它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就像刚才张老师也说，可能每个人他也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去把我们所建构的，我们所经历的整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可以更好地讲出来，以前可能确实讲得少，还有中国人有一个美德，就是多做少说。

主持人何婕：我们可能埋头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建设，就说得少，但现在也应该要多讲。

范勇鹏：我们党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慎重的，包括我们学界、理论界。另外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小逻辑》里边讲过一个比喻，就说“哲学是猫头鹰”，猫头鹰只有黄昏才出来，就是理论或者哲学的这种总结，它是需要在你实践已经非常充分之后，你才能够从里总结出来。所以十八大之后，我们提出“四个自信”，然后我们开始正面地讲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理念，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在尝试，然后慢慢地我们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能够总结出一些东西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讲给国际社会来听。但是确实在过去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在探索，就留下了很多空间，很多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之后，他开始掉到这个话语陷阱里边，然后在国内不断地传播受西方话语影响的观念。所以这个确实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是很有可能带来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翻车”的。所以十八大之后，中央以非常大的决心来扭转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特别是经过贸易战，经过疫情，年轻人具有了一种天然的自信，然后也具有了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很强的一种能力，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是应该有充分的信心的。

张维为：这次六中全会决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了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变化，我十年前跟福山辩论的时候，我说“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我是少数。我感觉现在我们蛮自豪，因为当时明确地说了，就是我们的眼光早就超越了美国的政治模式。

主持人何婕：也特别建议我们年轻的学生朋友，也都去了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辩证地、历史地、系统地去看待一个问题，就像刚才范老师说，我们实践了一段，然后得出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可能还在发展，未来还会引导新的实践，它一直是一个动态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好，我们再来看这边，来，欢迎这位。

**中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

**分歧能和解吗？**

吕适言：三位老师好。我是传播学专业的大三学生吕适言。我注意到，特别是因为疫情以来，中西双方对于双方的平等或者民主这些观念一直呈现一种两极分化的态度，比如说西方人说我们的民主是“专制的”、“霸权的”，但是我们又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虽然我们都在极力地说服对方认可自己，尤其是中国，比如说我们在强调和平共赢等等的观念，但是对于西方，从他们的立场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双方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了？谢谢。

主持人何婕：请坐，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位同学她的提问，其实也可能隐含大家一种担心。你看西方的主流媒体也好，或者西方的一些人也好，他是这么说我们。但我们也表达我们的观点，好像谁都说服不了谁。

范勇鹏：我觉得这位同学也不用太悲观了，其实现在这种焦灼状态，鸡同鸭讲，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在大国竞争，然后包括在道义竞争很多方面，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就是还没有见分晓。我觉得到了一定时候肯定会，我预测西方的这种价值观的霸权地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土崩瓦解，我在2018年讲了一个观点，我说咱们国内的知识界和新闻传播界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如果在五年之内，这个西方的话语体系崩溃了，有没有东西来填充这个空间。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填充，但是如果你不填充，没有一种正面的价值观把这个世界给影响起来，中间出现这种“真空地带”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很多各种极端的思想都会冒出来。当时很多人不认同，甚至有人会嘲笑，会觉得，你想得太乐观了吧。但是你看看2018年到现在才短短的3年，那么我们往后看，可能也就是几年之内的情况。

张维为：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承认实力，所以我很早就提这个观点，我说中西方关系就面临你说的这个问题，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经过交锋才能达到更好的交流。你仔细看，硬实力方面，欧洲基本上已经承认中国崛起了，就是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到现在连中国硬实力崛起它还不能接受，所以这个也要通过斗争，包括我们南海岛礁建设、东海航空识别区建设，就是硬实力，软实力也一样的，等到我们年轻人越来越自信之后，我想可能会在三、五年之后，他们就看到中国软实力的力量了。

主持人何婕：对，大家要仔细去看，你比如说西方的那些观点，它诬蔑我们新疆，诬蔑我们香港，它来都不用来，它就可以编造一套东西，而我们知道事实是什么。那我们在观察西方的民主也好，其它制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数据，有很多的案例，所以其实自己要把这个概念要构建或者解构得要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好，应该本场还有最后一个提问，来，欢迎这位。

**美国控枪问题**

**为何迟迟无法解决？**

赵嘉敏：三位老师好。我叫赵嘉敏，是一名在校本科生。前段时间我国一名留学生在美国街头惨遭枪杀，而其它类似的枪杀案件也层出不穷。持枪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他人的生命安全，这种畸形的民主为何迟迟没有改变？能否再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主持人何婕：嗯，谢谢，关心美国的控枪问题。

张维为：美国这个枪支管控是绝大多数美国老百姓希望做的事情，你搞任何民调，这个大家是最优先的项目之一，而且好多好多年了，但美国国会不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游说集团，特别是军火工业、步枪协会这些长期有影响利益的集团，他们的代表游说集团不让国会讨论这些问题，即使讨论也是非常肤浅，不可能。它借口就说程序有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里边美国老百姓可以拥有枪支，但如果你想改变、修正这条修正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程序太复杂了，门槛都过不了，所以你永远改变不了。特朗普主政以后，疫情暴发以后，（美国人）对中国人、对亚洲人的这种迫害或者叫仇恨，就叫“仇恨犯罪”，在美国飙升了，这个确实跟美国这些年整个国力的下降，老百姓生活水平30来年多数人没有提高，再加上疫情，加上不良的政客，把很多问题都说是你们亚洲人，你们中国人造成的，很多亚洲人，包括中国留学生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6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由中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死的”(We are here to learn, not to die)校园安全集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举行，活动发起者表示，希望关心校园安全的每个人，都能够到场提出合理诉求，引发公共关注。

当地时间9日下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24岁中国留学生郑少雄(音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遭到持枪男子斯潘抢劫，斯潘朝其胸部开枪后，夺走一些电子产品，随后驾车驶离。郑少雄在被送往医院后因伤不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建18日就中国留学生郑少雄遭遇持枪抢劫遇害事件同芝加哥大学校长保罗·阿利维萨托斯通电话，督促美有关方面尽快查清案情，主持公道，创造安全友善的学习环境。

图片作者:人民视觉

范勇鹏：对，其实张老师讲到这个“仇恨犯罪”，我就想到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咱们一期节目里边讲这个疫情问题，我当时就提到一个观点，我就说当时在国内那些批评中国，认为疫情源自武汉的那样一群人。我说你们要想想你讲这样的话，你给我们海外的同胞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确实在发生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咱们国内很多人是要忏悔的。但是回到这个同学讲的控枪的问题上，其实刚才张老师讲的已经很透彻了，这种资本的控制的制度，包括利益集团在背后的这种操纵。在这儿我要纠正一个在过去几十年在我们中国舆论（场）和互联网空间里边非常低级的一个谎言，就是我们过去很多“公知”都会跟大家讲，说美国的持枪权是公民自由的保障，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神圣权利。实际上，恕我直言，全是胡扯。为什么呢？美国最早宪法里边为什么要有《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包括殖民时期，它面临印第安人或者各种各样的武装冲突，它有一个现象叫“民兵”，叫“minute man”，就是一分钟就能拿起枪来打仗的，农民在种地，印第安人跑过来了，马上就要拿起枪，所以它要形成这样一种民兵传统，后来建国之后，它在宪法里保留了这样一个条款。但是这个条款从来没有人认为它是“个人有权持枪”，它更多指的可能是州，或者这个地方你有组织民兵的这种权利，民兵和个人拿着枪上街是两码事，后来为什么变成个人权利呢？背后有几个重要的司法事件，非常残酷的。一个是在1975年发生过一个刑事案件，有两个女孩子，在她们的房子里，另外一个房间里一个女士被强奸了，然后她们俩跑到房顶上报警，结果警察来了之后没有进来就跑了，结果后来导致这两个女孩子也被强奸，被虐待，然后她们就起诉，1981年打官司，最后美国的法院裁决是警察没有义务在犯罪发生之前来保护你，因为警察来的时候，这个侵害还没有发生，我没有义务保护你，我执法只负责在侵害发生之后。后来打官司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驳回，不予受理。然后就是2005年另外一个案子，就是一个精神可能有点问题的爸爸，绑架他的三个女儿，法院已经发了保护令，但是他还是把三个女儿给杀死了。最后这个妈妈去起诉，法院给的判决也是说，警察对于尚未发生的侵害是没有义务去干预的。那么这两个事情就暴露出了美国的司法制度，他是不承担对老百姓保卫的这样一种义务的，所以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大家疯狂买枪，然后疯狂买枪又符合了枪支利益集团的利益，然后又把攻势一直攻到了最高法院。后来到2008年，最高法院才第一次裁决持枪是一个个人权利，到唐纳案，才第一次把这个个人持枪的权利适用到全美。

主持人何婕：对，不光是之前我们讲的资本的利益，包括还有它现实操作当中的许多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美国民主，通过它的这些外壳去看透它的本质，当然我们在看西方民主的时候，我们更要看到我们自己人民民主，我们一起来完成人民民主全程序、全过程民主这样的一个构建。那非常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1月17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